

## 台灣本土語言語法研究的軌跡：福佬語篇\*

湯廷池、張淑敏、廖元平  
輔仁大學、臺中教育大學、元智大學

本文的目的即針對近三十多年來有關福佬語語法研究的論述十多篇，評介其語法分析、論證與結論，藉以回顧並檢討國內福佬語語法研究的軌跡。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所討論的主題，先集中在探討福佬語「否定詞」的語意內涵與句法表現、福佬語的「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的比較、以及福佬語「‘有’字句」的意義與用法。由於在許多篇論文中涉及不少前人文獻的評介，所以直接與間接所牽涉到的論文數目著實不少，就是論文裡所採用的理論模式，也是林林種種，涵蓋了傳統語法、「形式句法」、「功能語法」、以及「認知語法」等，因而可大略窺探出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國內福佬語語法研究的實況與動態。

關鍵詞：福佬語、否定詞、是非問句、正反問句、‘有’字句

### 1. 前言

「台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主題之一是：百年來台灣語言學研究與語言教學的歷史回顧與探討。但是，就本土語言（包括原住民語、客家語與福佬語等）而言，無論是語法本身或是語法教學的研究，都只能說是終於有了一個開端，終於有些學者願意把本土語言的語法研究做為終身志業，在既有的華語語法研究成果與基礎上，引進西方的語法理論與分析方法來從事本土語言的語法研究。因此，就這一點意義而言，所謂「百年來台灣本土語言語法研究與語法教學的歷史回顧與探討」，可能稍微言之過早，甚至還不到時期。因為到現在為止的本土語言的語法研究，大致還停留在零星的描述性階段，而尚未邁進有體系的理論性或詮釋性階段。本文的目的即是從這些零星的描述性階段的福佬語語法論文中，選一些比較

---

\* 本文曾於 2007 年在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舉辦的「台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宣讀。承蒙與會學者及匿名審查人的指正修改而成，謹致謝忱。

有理論性或詮釋性意圖的文章來加以評介。由於福佬語語法的理論性資料比較有限，又因為儘量以至少有兩篇以上的文章從對立的觀點討論同一題材，並同時涉及華語與福佬語比較分析的文章為優先來評介，所以有些論文可能應該討論而未能討論，這一點還請大家原諒。

## 2. 福佬語否定詞的語意內涵與句法表現：Li (1971)、Lin (1974)、Teng (1992)、Saillard (1992) 與湯 (1993)

在福佬語的前人文獻中，討論最多的主題可能是福佬語否定詞的意義與用法。首先是 Li (1971) 曾經分析福佬語的否定詞‘無’與‘不’，<sup>1</sup> 認為：‘無’是‘有’的否定，因而在語素與句法上與‘有’相對應（如(1)句）；‘不’實際上代表‘不<sub>1</sub>’與‘不<sub>2</sub>’兩個在語意與句法上彼此獨立的「語素」(morpheme)，因而在句子裡呈現不同的出現分布（如(2)到(4)句）。<sup>2</sup> 試比較：

- (1) 伊 {有/無} 來。
- (2) 伊 {會/𠵼} 來。
- (3) 伊 {欲/丕<sub>1</sub>} 來。
- (4) 伊 {是/\*𠵼是/丕<sub>2</sub>是} 台灣人。

根據以上的出現分佈，Li (1971: 207) 把‘無’[bo]、‘𠵼’[be] 與‘不<sub>1</sub>’[m] 分析為「否定語素」(Neg(ative))，並分別與‘有’[u]、‘會’[e] 與‘欲’[beh] 合體而成為否定詞，並把‘不<sub>2</sub>’[m] 分析為單純的否定詞。這些否定詞裡，否定語素與後面動詞的合義與合體關係可以表述如下：

<sup>1</sup> 又做‘唔’。由於福佬語裡的許多詞語都牽涉到「有音無字」的問題，我們儘量設法尋找適當的字來代表這些詞語；一方面多方參考前人文獻裡已經使用的字；一方面根據「義近」與「音似」兩個標準來做適當的選擇、修改或補充。如果找不到同時能滿足這兩個標準的字，就權宜地選擇「義近」的字來代表「實詞」(content word)，而選擇「音似」的字來代表「虛詞」(function word)。如果實在找不到適當的字，就暫且以華語裡所使用的字來代替。這種權宜之計，完全是為了非以福佬語為母語的人著想、以及為了促進當前社會族群和諧的考量。又，為了減少打字或印刷上的麻煩，我們在這篇文章裡盡量避免另造形聲字來代表福佬語詞語的作法。

<sup>2</sup> 為了統一整篇論文的用字，也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在介紹前人文獻時所用的代表福佬語否定詞的漢字，與這些文獻中原來所用的漢字並不盡相同。又，為了行文方便，我們把有關論文的部分評述（特別是有關例句的分析與合法度判斷）記載於腳註中。

- (5) a. Neg + 有 → 無  
 b. Neg + 會 → 儻  
 c. Neg + 欲 → 不<sub>1</sub>  
 d. Neg + Ø → 不<sub>2</sub>

另一方面，Lin(1974)指出：在詞法身分上，‘不<sub>2</sub>’屬於「黏著語素」(bound form)或「依後成分」(proclitic)；所以不能單獨出現，而必須「依附於」(be cliticized to)後面的動詞成分。這就說明：在福佬語的「選擇問句」(choice-type question)中，為什麼‘無’、‘儻’與‘不<sub>1</sub>’都可以單獨出現於句尾，而‘不<sub>2</sub>’則無法出現於句尾。因為在這個位置上，‘不<sub>2</sub>’並沒有可以依附的句子成分。我們也要指出：‘無、儻、不<sub>1</sub>’都可以單獨用來回答問話，而‘不<sub>2</sub>’則不能如此使用。試比較：

- (6) “伊有來抑是 無 (來)?”                      “{有/無} (來)。”  
 (7) “伊會來抑是 儻 (來)?”                      “{會/儻} (來)。”  
 (8) “伊欲來抑是 不<sub>1</sub> (來)?”                      “{欲/不<sub>1</sub>} (來)。”  
 (9) “伊敢來抑是 不<sub>2</sub> \*(敢(來))?”                      “{敢/不<sub>2</sub> \*(敢)} (來)。”  
 (10) “伊是學生抑是 不<sub>2</sub> \*(是學生)?”                      “{是/不<sub>2</sub> \*(是)} (學生)。”

再來，Teng(1992)也討論‘不、儻、無’這三個否定詞，並分別把“「無意願」(intention not to)與「行動動詞」(action verb)連用時”、“「相對」(contrary)與「狀態動詞」(state verb)連用時”或“「無可能」(unlikelihood)與行動動詞連用時”、以及“「相反」(contradictory)或「相對」與狀態動詞連用時”或“「不存在」(nonexistence)與行動或狀態動詞連用時”這幾種語意內涵分派給這三個否定詞。他還認為：在福佬語的否定詞中，‘不、未、免’是由單一語素形成的「單語素詞」(mono-morphemic word)，而‘無、儻、爰、莫’則是由兩個語素合成的「雙語素詞」(bi-morphemic word)；而且，‘不’是現代福佬語的「原始否定語素」(primitive negative morpheme)，其他的「雙語素否定詞」(bi-morphemic negative)<sup>3</sup>都可以分析為‘不’與(動貌或情態)動詞‘有、會、爰、好’等的合音。

<sup>3</sup> Teng(1992: 611) 這段敘述似乎暗示‘未’與‘免’也可能是雙語素詞，但是在下面(11)的說明裡並沒有包括這兩個詞。

- (11) a. 不 + 有 → 無 [ m + u → bo ]  
 b. 不 + 會 → 嬲 [ m + e → be ]  
 c. 不 + 愛 → 嬲 [ m + ai → mai ]  
 d. 不 + 好 → 莫 [ m + ho → m mo ]

Teng (1992: 611-612) 更認為：‘不’是福佬語唯一表示「單純否定」(single negation) 的否定詞，並且可以與行動動詞或狀態動詞連用，卻不能與「變化動詞」(process verb) 連用。另一方面，‘無’則用來表示「泛稱否定」(generic negation)，並與「過去時間」(past time) 及「完整貌」(perfective aspect) 發生關係。他還談到「相對否定」(contrary negation) 與「相反否定」(contradictory negation) 的問題，並試圖以統一的概念來整合‘無’在福佬語的各種意義與用法。

其次是 Saillard (1992) 的有關分析，她是來自法國的留學生，這一部論著是她在清華大學語言所完成的碩士論文。她與 Teng (1992) 一樣，並不在福佬語裡區別兩種不同的‘不’，而且也把‘不’視為表示單純否定的否定詞，但出現於行動動詞前面的‘不’則兼表主觀意願。至於其他的否定詞，則一律分析為「情態否定詞」(negative modal)；並且，依其音節數目的多寡，分為：(a)「單音(節)否定情態詞」、(b)含有‘會’的「雙音(節)否定情態詞」、與(c)「其他雙音否定情態詞」(並再細分為與‘無’連用的(i)類及與‘不’連用的(ii)類)，如下面(12)：

- (12) a. 無、嬲、嬲、免  
 b. 嬲曉、嬲使、嬲得、嬲當  
 c. (i) 無愛、無應該、無應當、無可能；  
 (ii) 不愛、不搨、不敢、不肯、不通

她認為：除了‘不’的「非情態用法」(non-modal use) 以外，所有福佬語的否定詞都與情態詞有關，甚而與情態詞合音而成為單詞（如(12a)的‘無、嬲、嬲、免’等；然後依傳統的分類法，把這些否定情態詞分成(a)表示義務、許可、禁止、能力等的「意願情態詞」(deontic modal)、與(b)表示推測、可能性等的「認知情態詞」(epistemic modal)。

最後，湯 (1993) 針對前面的文獻做出了相當詳細的評介，並且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sup>4</sup> 他的主要論點主要包括下列幾點：

<sup>4</sup> 到現在為止，湯 (1993) 似乎對福佬語的否定詞與有關問題提供了最詳盡的論述。本節的主要內容來自湯 (1993) 的論述。

- 1) 福佬語的否定詞分爲：(甲) 讀成單音節的「單純否定詞」(simple negative)，如‘不、無、𪗇、𪗇〔 buai 〕、莫愛〔 mai 〕、莫好〔 m mo 〕、<sup>5</sup> 免’，以及 (乙) 讀成雙音節的「合成否定詞」(complex negative)，如‘𪗇{曉/使/得/當}’。也就是說，只有否定詞在語音上變成「依後成分」(proclitic) 而與後面的動詞「合音」(fusion) 形成單音節的時候，纔承認有「單詞化」(lexicalization) 的可能。<sup>6</sup> 至於單獨成音節的否定詞 (包括‘不’〔 m 〕) 與動詞的連用，則一律視爲句法上的結合。他也特別提出：這些否定詞裡的否定語素‘勿、無、莫’，其實都是否定語素‘不’的幾種不同的語音形態或書寫方式；也就是同一個「語素」(morpheme) 底下形成「互補分配」(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的幾種不同形態的「同位語」(allomorph)。而且，這些否定語素與動詞在句法上的結合，與‘無聊、丕服、勿忘草’等否定語素與其他語素在詞法上的結合的情形並不相同。因爲複合詞裡的‘聊、服、忘’等都是不能單獨出現或自由運用的粘著語，與‘會、愛、會曉、會使’等那些本來就可以單獨出現的自由語不同。而且，複合詞裡否定語素的「否定範域」(scope of negation) 限於複合詞本身，不像否定詞‘不、無’的否定範域可以及於整個動詞組。因此，他認爲福佬語的否定詞，無論是在單音否定詞或是在合音否定詞裡，都是獨立的詞；只是在語音上變成「依附成分」(clitic) 而與後面的動詞合音而已。<sup>7</sup>
- 2) 在福佬語的否定詞中，唯一沒有與情態詞或動貌詞連用，而單純地表示否定的是‘不’。Li (1971)、Teng (1992) 與 Saillard (1992) 都提到‘不’的「意願意義」(volitional meaning)。例如，Li (1971) 認爲這個意願意義〔 +volition 〕是否定詞‘不<sub>2</sub>’ (=Neg+欲) 固有意義的一部分，因而與不具有意願意義的‘不<sub>1</sub>’ (=Neg+ Ø) 之間做出區隔。而 Teng (1992) 也爲了探討否定詞的意願意義，而搬出了「主事者」(agent)、「拒絕」(refusal to)、「無意」(intention not to)、「變化動詞」等許多概念來說明意願意義所產生之由來。但是，嚴格說來，所謂意願意義並不包含於否定詞中，甚至與其說包含於否定詞後面的情態詞或動貌詞，不如說是包含於情態詞或動貌詞後面的「本動詞」(main verb)。因爲否定詞本身對於後面的情態動詞、動貌動

<sup>5</sup> 這是 Teng (1992) 裡‘莫’的讀音。如果這個讀音是讀成兩個音節的〔 m mo 〕，那麼就與〔 m ho 〕或〔 m hoN 〕的讀音一樣視爲否定詞‘不’與情態詞‘好’的連用。

<sup>6</sup> 湯 (1993: 133-134) 只承認有此可能，但是並不排除否定詞在句法結構裡獨立存在，然後在「語音形式」(phonetic form) 裡纔與後面的情態或動貌動詞合成單音節的處理方式。

<sup>7</sup> 他主張‘𪗇曉講英語’的詞組結構分析，應該是‘〔 勿〔 會曉講英語 〕 〕’，而不應該是‘〔 𪗇〔 曉 〕〔 講英語 〕 〕’，因而認爲，就這點意義而言，Saillard (1992) 所稱的「否定情態詞」可能是容易引人誤解的「誤稱」(misnomer)。

詞或述語動詞並無任何選擇權，而是意願情態詞與充當其補語的行動動詞之間存在著「共存限制」(co-occurrence restriction)。所謂‘不<sub>2</sub>’ (Li (1971)) 或‘不’ (Teng (1992)) 的意願意義，只不過是由於這種限制下而在主事者主語與行動動詞述語之間所成立的有意圖、意願或能「自我控制」(self-controllable)<sup>8</sup> 的語意解釋上的結果而已。因此，湯 (1993: 137-141) 就主語名詞的「有生性」(animacy)、「定性」(definiteness)，述語動詞的「動態性」(actionality)、「靜態性」(stativity)、以及「語用因素」(pragmatic factor) 等各方面來討論在語意解釋上‘不’的是否表示主觀意願、‘無’的否定事態的存在、以及‘儻’的否定事態的變化或發生。湯 (1993: 153) 的結論是：不需要區別‘不<sub>1</sub>’與‘不<sub>2</sub>’，而所謂的主觀意願並非由‘不’本身表達出來，而是由與‘不’連用的‘欲’來表達。這個‘欲’在句法的基底結構裡雖然存在，但是在語音的表面形態上卻加以刪除，可以用下面「詞音規律」(morphophonemic rule) 的形式來表達：

(13) 不欲 → 不； 欲 → Ø / 不\_\_\_<sup>9</sup> (必用)

對於‘無’與其他否定詞也提出了下面的詞音規律：

(14) a. 不有 → 無； 不 → 無 / \_\_\_有<sup>10</sup> (必用)

b. 無有 → 無； 有 → Ø / 無\_\_\_<sup>11</sup> (必用)

(15) a. 不 [m] + 會 [e] → 儻 [be]

b. 不 [m] (+ 欲 [beh] → Ø<sup>12</sup>) + 愛<sub>1</sub> [ai]<sup>13</sup> → 不愛 [m ai]

c. 不 [m] + 愛<sub>2</sub> [ai]<sup>13</sup> → 莫愛 [mai]

d. (不 [m] + 有 [u] →) 無 [bo] + 愛<sub>1</sub> [ai] → {無愛 [bo ai] / 儻 [buai]}

接著，湯 (1993: 158-163) 也談到福佬語裡‘無、有’的出現分布、在「動相標誌」(phase marker) 前面出現的‘無、有’、以及「正反問句」等相關問題。

<sup>8</sup> 即對於是否採取述語動詞所指稱的行動，有決定或左右的能力。

<sup>9</sup> 這個詞音規律基本上與華語裡出現於‘沒’後面的‘有’在語音形態上的刪除規律“沒有 → 沒； 有 → Ø / 沒\_\_\_ (可用)”相似。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福佬語‘欲’的刪除規律是「必用」(obligatory) 的，而華語裡‘有’的刪除規律則是「可用(可不用)」(optional) 的。

<sup>10</sup> 這個詞音規律也與華語裡的“不有 → 沒有； 不 → 沒 / \_\_\_有”相似，而且都是必用規律。

<sup>11</sup> 這個規律也與華語裡的“沒有 → 沒； 有 → Ø / 沒\_\_\_”相似，但是華語裡卻是可用規律。

<sup>12</sup> ‘欲愛’的‘欲’因(13)的詞音規律而刪除。

<sup>13</sup> 福佬語的‘愛’與華語的‘要’一樣，有兩種意義與用法。一種‘愛’ (即‘愛<sub>1</sub>’) 的「意願來源」(deontic source) 來自主語 (如‘伊(欲)愛(=喜歡)讀英語’)；另一種‘愛’ (即‘愛<sub>2</sub>’) 的意願來源來自說話者 (如‘汝(\*欲)愛(=我要你)讀英語’)。

### 3. 福佬語的正反問句：Lin (1974, 1975)、黃 (1988)、Huang (1991)、王與連 (1995)、湯 (1997)、Tang (1999a)

「正反問句」(A-not-A / V-not-V question) 又稱「反復問句」，而余藹芹 (1988) 則稱為不表示說話者的意見而單純地向聽話者發問的「中性問句」(neutral question)。朱 (1985) 把正反問句的基本結構分析為“動詞組+否定詞+動詞組”，以便包羅‘吃不吃?’(動詞+否定詞+動詞)、『吃飯不吃飯?’(動詞組+否定詞+動詞組)、『吃飯不吃?’(動詞組+否定詞+動詞) 與‘吃不吃飯?’(動詞+否定詞+動詞組) 等四種不同的句式。朱 (1985) 還把漢語正反問句分為「VP 不 VP 型」與「可 VP 型」兩類。雖然關於華語正反問句的討論不少，<sup>14</sup> 但是有關福佬語正反問句的前人文獻卻不多。最早討論福佬語正反問句的可能是 Lin (1974, 1975)，但是他所謂的正反問句，其實是含有連詞‘抑是’的選擇問句(如‘汝有薰抑是無薰?’)。黃 (1988) 與 Huang (1991) 也提到福佬語裡出現“A(B)不 AB 型”(如‘汝知(影)不知影這件代誌?’)與“AB 不 A(B)型”(如‘汝知影不知(影)這件代誌?’) 兩類正反問句，並認為福佬語裡含有語氣副詞‘敢’的疑問句是屬於「可 VP 型」的正反問句。王與連 (1995) 更針對福佬語不同類型的正反問句(包括 A. “VP{無/噲}”、B. “VP 抑是 VP”、C. “VP 不 VP”、D. “敢 VP”、E. “VP 無 VP”) 就不同年齡的發音人(a. 15-24 歲、b. 25-34 歲、c. 35-44 歲、d. 45-54 歲、e. 55-64 歲、f. 65 歲以上)，以把華語例句譯為福佬語的方式做了問卷調查。結果，獲得了下面有關各年齡人士使用不同類型正反問句的頻率統計，見(16)：

<sup>14</sup> 關於漢語正反問句的前人文獻有 Lin(1974)、Li & Thompson(1971)、湯(1984, 1986, 1993)、朱(1985, 1990)、黃 (1988)、Huang (1991) 與郭 (1992) 等。

(16)

句型 年齡	A	B	C	D	E
a	64.8	1.8	10.3	22.5	0.5
b	70.8	1.8	10.1	14.8	2.5
c	78.3	1.6	11.6	5.1	3.3
d	67.7	5.7	14.7	7.3	5.2
e	56.9	8.2	24.0	0.1	10.9
f	57.6	2.9	27.2	1.6	10.8

但是，以華語例句的意譯為福佬語句子的調查方式，很容易產生來自華語語言習慣的「遷移」(transfer)或「干擾」(interference)，似不如以純正的福佬語例句來從事調查。同時，所舉的正反問句的類型，是否都真正屬於正反問句？例如，句型 B 的“VP 抑是 VP”究竟是正反問句，還是選擇問句？句型 D 的“敢 VP”究竟是正反問句，還是是非問句？湯 (1997) 與 Tang (1999a) 因而針對福佬語的是非問句、正反問句與‘敢’問句做了更進一步的深入討論。

湯 (1997: 191-195) 首先分別針對福佬語的「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提出下列語法與語用特徵來做為二者的鑑別標準：

1) 是非問句可以用肯定答詞‘是、著’或否定答詞‘不是、不著’來回答，例如：

(17) 甲：汝(不)是台灣儂{是無/啞}？<sup>15</sup>

乙：{是/不是/著/不著} (，我(不)是台灣儂)。<sup>16</sup>

2) 是非問句可以與強調命題真假值的語氣副詞‘真正’連用，但不能與表示選擇正反命題的語氣副詞‘到底’連用，例如：

(18) 汝 {真正/\*到底} {有/無} 錢 {是無/啞}？

3) 是非問句只能充當直接問句，不能充當間接問句；因而不能充當主語、賓語、同

<sup>15</sup> ‘是否’可以讀做雙音節的 [si<sub>33</sub> bo<sub>33</sub>]，也可以讀做單音節的 [syo<sub>31</sub>]。‘啞’在楊 (1991: 262) 裡寫做‘吧’ [hoNq<sub>4</sub>]，楊 (1991: 263) 並認為‘啞’在“心理上期待對方給肯定的回答”，但是湯 (1997: 190) 卻認為‘啞’比‘是無’更能表示“問話者的揣測語氣而相當於北京語的‘吧’”。

<sup>16</sup> 無論疑問句的句尾語助詞是‘是無’或是‘啞’，也無論是肯定句或是否定句，都可以用肯定答詞或否定答詞來回答。

位子句或關係子句。

- 4) 是非問句在語意與語用上，相當於提出一個肯定或否定的命題子句後，附上是非問句的「附帶問句」(tag question)。試比較：

- (19) a. 汝明仔載 {欲/不} 去 台北 {是無/啞}? (是非問句)  
 b. 汝明仔載 {欲/不} 去 台北，是 {無/啞}?<sup>17</sup> (附帶問句)

相形之下，福佬語的正反問句則具有下列幾點語法與語用特徵：

- 1) 正反問句不能用肯定答詞‘是、著’或‘不是、不著’來回答，而只能用正反動詞來回答，例如：

- (20) a. 甲：汝捌去日本無？  
 乙：{\*是/\*不是/\*著/\*不著/捌/不捌} (，我(不)捌去日本)。  
 b. 甲：伊明仔載會來 {無/㗎}？  
 乙：{\*是/\*不是/\*著/\*不著/會/㗎/\*有/\*無<sup>18</sup>} (，伊明仔載 {會/㗎/\*有/\*無} 來)。  
 c. 甲：伊有錢無？  
 乙：{\*是/\*不是/\*著/\*不著/有/無} (，伊 {有/無} 錢)。

- 2) 正反問句可以與表示選擇正反命題的語氣副詞‘到底’連用，但不能與強調命題真假值的語氣副詞‘真正’連用，例如：

- (21) a. 汝 {到底/\*真正} 捌去日本無？  
 b. 汝 {到底/\*真正} 會來 {㗎(來)/無(\*來)}？  
 c. 伊 {到底/\*真正} 有錢無？

- 3) 「A 不 AB 型」正反問句，既能充當直接問句，又能充當間接問句；但是只能充當賓語而不能充當主語，只能充當同位子句而不能充當關係子句。試比較：

<sup>17</sup> 在(19a)的是非問句裡，命題子句與疑問語助詞之間不出現「停頓」(pause)或「降調」(falling juncture)；而在(19b)的附帶問句裡，命題子句與附帶問句之間卻出現明顯的停頓或降調。

<sup>18</sup> 雖然由‘不’與‘有’合音而產生的‘無’已概化到可以與幾乎所有動詞(有‘是’等的例外)連用來形成正反問句，卻只能用述語動詞(如(20b)的‘會、㗎’)而不能用‘有、無’來回答指涉未來事態的正反問句。

- (22) a. 我(不)知影 [伊 {是不是台灣儂/是台灣儂?(抑)不是<sup>19</sup>}]。  
b. [伊 {是不是台灣儂/是台灣儂?(抑)不是}] {無(啥)關係。/\*較好<sup>20</sup>?}  
c. 阮在討論 [伊 {是不是有講白賊/ ?是有講白賊無} 兮] 問題。  
d. 汝較愛 [{\*有錢無/\*有錢無錢/有錢抑(是)無錢} 兮] 儂?

4) 正反問句在語意與語用上，相當於選擇問句。也就是說，同時提出肯定與否定命題子句來請求聽話者從中選擇一個來做為回答。試比較：

- (23) a. 汝明仔載 是不是 欲去台北？  
b. 汝明仔載欲去台北 抑是 不去台北？

其次，湯（1997: 195-196，1999a）討論福佬語的「‘敢’問句」。他首先指出福佬語裡‘敢’的語意與語法功能相當於華語的‘難道’，都只能出現於疑問句裡來加強反問語氣，例如：

- (24) a. 伊敢是台灣儂？  
b. 他難道是台灣人？

然後根據下列理由，認為福佬語的‘敢’問句（以及華語‘難道’問句都）不屬於正反問句，而屬於是非問句。

1) ‘敢’問句（以及‘難道’問句）與是非問句一樣，可以在句尾加上疑問語氣助詞‘是無’<sup>21</sup>（或‘嗎’），例如：

- (25) a. 伊敢是台灣儂是無？  
b. 他難道是台灣人嗎？

2) ‘敢’問句（以及‘難道’問句）與是非問句一樣，可以用肯定答詞‘是、著’<sup>22</sup>（或‘是、對’）來回答，例如：

<sup>19</sup> 根據我們的調查，「AB 抑不 A 型」似乎比「AB 不 A 型」更為普遍。

<sup>20</sup> 以‘無(啥)關係’為謂語時，子句主語是間接問句，其「疑問範域」(scope of question)只及於主語；以‘較好’為謂語時，子句主語是直接問句，其疑問範域及於全句。參黃（1988: 262）。

<sup>21</sup> 表示揣測語氣的‘啫’（與‘吧’）較少與表示反問語氣的‘敢’（與‘難道’）連用。

<sup>22</sup> 反問語氣較弱的‘敢’，似乎較少用否定答詞‘不{是/著}’來回答；而反問語氣較強的‘難道’則可以用否定答詞‘丕（，我沒有到過日本）’回答，但不常用‘不{是/對}’來回答。

- (26) a. 汝敢捌去過日本(是無)? {是, 著} (, 我捌去過日本)。  
 b. 你難道曾經到過日本嗎? {是, 對} (, 我曾經到過日本)。

3) ‘敢’問句 (以及‘難道’問句) 與是非問句一樣, 可以與語氣副詞‘真正’ (或‘真的’) 連用, 但不能與語氣副詞‘到底’連用, 例如:

- (27) a. 伊{敢 真正/?\*真正 敢<sup>23</sup>/\*敢 到底/?\*到底 敢<sup>24</sup>} 會來?  
 b. 他 {難道 真的/\*真的 難道/\*難道 到底/\*到底 難道} 會來?

4) ‘敢’問句 (以及‘難道’問句) 與是非問句一樣, 只能充當直接問句而不能充當間接問句; 因而不能充當主語、賓語、同位子句與關係子句, 例如:

- (28) a. \*[明仔載敢會落雨] {無(啥)關係。/較好?} (主語)  
 a'. \*[明天難道會下雨] {沒有(什麼)關係。/比較好?} (同上)  
 b. \*我不知影 [伊敢會曉彈琴]。 (賓語)  
 b'. \*我不知道 [他難道會彈琴]。 (同上)  
 c. \*阮大家在討論 [伊敢會曉講英語] 兮問題。 (同位子句)  
 c'. \*我們大家在討論 [他難道會講英語] 的問題。 (同上)  
 d. \*我捌彼個 [伊<sup>25</sup> 老爸敢是鎮長] 兮學生。 (關係子句)  
 d'. \*我認識那個 [他<sup>25</sup> 父親難道是鎮長] 的學生。 (同上)

#### 4. 福佬語裡‘有’的意義與用法：湯 (1993, 2006)、曹與鄭 (1995)

首先, 湯 (1993: 174-177) 在‘有’與其否定式‘無’的對應關係的討論中, 曾經針對福佬語裡‘有 (、無)’的意義與用法提到下列幾點:

<sup>23</sup> 我們所調查的福佬語發音人, 大多數都接受‘敢’的「寬域用法」(wide-scope usage); (即‘敢 真正……?’) 的用例, 只有少數人勉強接受‘真正’的寬域用法 (即‘真正 敢……?’) 的用例)。另一方面, 華語的發音人則一概拒絕‘真的’寬域用法。

<sup>24</sup> 我們所調查的福佬語發音人, 針對‘到底’與‘敢’連用的用例, 只有少數人在略表遲疑之後勉強接受‘到底’的寬域用法 (即‘到底 敢……?’) 的用例), 但是沒有人接受‘敢’的寬域用法 (即‘敢 到底……?’) 的用例)。另一方面, 華語的發音人, 則一概拒絕‘到底’與‘難道’連用的用例。

<sup>25</sup> 這裡的‘伊、他’是所謂的「接應代詞」(resumptive pronoun), 在這些例句裡似乎可以省略, 但是在‘汝叫伊鬥腳手的彼個人’或‘你叫他幫忙的那個人’裡的接應代詞‘伊、他’卻不能省去。

- 1) 出現於名詞組的前面表示「領有」(genitive)的及物動詞‘有、無’，例如：
- (29) a. 我今仔日 {有/無} 時間 (含汝去台北)。  
b. 伊 {有/無} 兄弟姊妹 (共伊幫忙)。
- 2) 出現於「存在句」(existential sentence)或「引介句」(presentative sentence)裡面表示存在的及物動詞<sup>26</sup>，例如：
- (30) a. 房間內 {有/無} 儂。  
b. 今仔日 {有/無} 風。  
c. {有/無} 飯，{有/無} 菜；飯也 {有/無}，菜也 {有/無}。
- 3) 出現於述語動詞的前面表示事情已經發生或事態已經存在的「動貌動詞」(aspectual verb)‘有’，例如：
- (31) a. 伊昨昏 {有/無} 來。  
b. 我昨昏 {有/無} 交代伊。  
c. 我 {已經有/猶無} 飼狗。
- 4) 出現於形容詞(組)前面而表示事態已經存在或變化已經發生的動貌動詞‘有’，<sup>27</sup> 例如：
- (32) a. 伊上 {有/無} {肥/懸/老實/認真/緣投/貧憚}。  
b. 伊 {有/無} {真/足/夠/這呢/彼呢} {肥/懸/老實/認真/緣投/貧憚}。  
c. 汝 {有/無} 較肥 (起來)。  
d. 衫褲 {有/無/已經/猶未} 乾。
- 5) 出現於「動相標誌」(phase marker)‘著、有、煞、了’等的前面來表示事態達成或實現的動貌動詞‘有’，例如：
- (33) a. 彼本冊我找 {有/無} 著。  
b. 這本冊汝看 {有/無} (有)。<sup>28</sup>

<sup>26</sup> 在這種動詞‘有’後面出現的名詞組必須是「無定」(indefinite)或「份位」(partitive)。因此，這裡的‘有’也可以分析為「非受格動詞」(unaccusative verb)。

<sup>27</sup> 正如華語的形容詞很少單獨充當述語而常與‘很’連用，福佬語形容詞也很少單獨充當述語而常與‘有’連用。

<sup>28</sup> ‘看{有/無(=不有)}有’經過‘有有’與‘無(=不有)有’的「疊音刪簡」(haplology)而分別成為‘看有’與‘看無’。又，動相標誌前面含有‘有、無’的時候，賓語名詞組常提前移到述語動詞或主語名詞

c. 水果昨日賣 {有/無} 了。

6) 出現於抽象名詞的前面，並可以受程度副詞修飾的‘有’，例如：

(34) a. 汝這個儂上 {有/無} 意思。

b. 伊兮話真 {有/無} 道理。

c. 我感覺足 {有/無} 面子。

7) 出現於數量詞的前面來表示達到這個數量的‘有’，例如：

(35) a. 這片土地估計 {有/無} 五十坪。

b. 對遮到車頭大概 {有/無} {三公里路}。

c. 這尾魚敢 {有/無} 十斤重？

8) 出現於述語動詞與期間補語或回數補語之間，表示動作開始到完成所經過的時間或所發生的次數，例如：

(36) a. 我一日暍 {有/無} 五點鐘。

b. 阮一禮拜見 {有/無} 五擺(面)。<sup>29</sup>

由於福佬語裡‘有’字的意義與用法並不是這篇文章的主題，所以針對這些‘有’字之間哪一些是基本意義或基本用法，而哪一些則是擴張意義或擴張用法，湯(1993)並未進一步詳細討論。

其次，是曹與鄭(1995)對於福佬語裡‘有’字意義與用法的討論。這一篇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福佬語裡的‘有’具有下列五種常見的用法。

1) 存在用法：‘有’字前面的名詞組通常是處所詞或時間詞，但是可以省略來表示言談時的時間或處所。

(37) a. 厝內有儂客。

b. 彼時拄好有一個老信徒。

c. 有電啊！

---

組的前面。

<sup>29</sup> 出現於述語動詞與期間、回數補語之間的‘無’，似乎比‘有’來得通順自然。又，除了期間與回數補語以外，‘有、無’也可以出現於情狀補語的前面(如‘這領衫洗{有/無}清氣’、‘這項代誌我想{有/無}清楚’)。

2) 領屬用法：‘有’字前面的所有者通常為有生名詞。

(38) 我有三箍銀。

3) 呈現用法：‘有’字後面的名詞組是無定的，而且都是後面動詞的「(必用)論元」(obligatory argument)。

(39) 有 儂 來啊。

4) 存在貌用法：‘有’字出現在「非狀態動詞」(non-stative verb)之前，往往表示這個動作的完成或存在；這個‘有’相當於華語的完成貌標誌‘了’。

(40) 我有買趙教授兮冊啊。

5) 強調用法：‘有’字出現於「狀態動詞」(stative verb；即形容詞)的前面；這個狀態動詞並非‘有’字的賓語，因此不能受「主題化」(topicalized)而提前移到句首的位置。

(41) a. 花有紅；\*紅花有。

b. 水有清；\*渣水有。

他們分析這五種‘有’字的意義與用法，以及它們相互間的關係後，所得的結論如下：

1) 存在的‘有’([NP] 有 [NP])與領屬的‘有’([NP] 有 [NP])基本上屬於「(主要)動詞」((main) verb)；而呈現、存在貌與強調用法的‘有’(分別是[有 [[NP] + V +...]]、[有 [[NP] + V <-stative> ...]]與 [有 [[NP] + V <+stative> ...]])則為「情態動詞」(modal verb)，並由‘有’後面的補語子句主題或主語提升為主要子句的主題或主語。他們並認為‘有’字的典型意義與用法是表示存在的‘有’，但是對於為何由這個表示存在的‘有’擴張到其他意義與用法的‘有’，則似乎並未交代清楚。

2) 接受 Lyons (1967) 的看法，認為 (42) 的表面結構分別來自 (43) 的基底結構：

(42) a. [NP] 有 [NP] (存在用法)

b. [NP] 有 [NP] (領屬用法)

(43) a. 有 [[NP] + [NP]] (存在用法)

b. 有 [[NP] + [NP]] (領屬用法)

但是，爲什麼採用 Lyons (1967) 的看法，以及爲什麼存在句與領屬句都來自「提升結構」(raising construction)，則並未進一步說明。

- 3) 主張‘有’字的領屬用法、呈現用法、存在貌用法與強調用法都來自存在用法，並指出華語裡在這五種用法中缺少存在貌用法<sup>30</sup> 與強調用法，更指出‘有’字的存在貌用法還見於福州話、客家話與粵語。

另一方面，湯 (2006) 針對湯 (1993) 裡‘有’字的八種意義與用法，提出‘有’字如何從基本意義與用法擴張到引申意義與用法的論據。由於他撰寫這一篇文章的時候，並不知道曹與鄭 (1995) 的存在，而是後來在學生的報告中纔發現了曹與鄭 (1995) 的文章；因此，這前後兩篇文章的分析與結論呈現了相當有趣的對照。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裡只扼要摘取湯 (2006) 的分析與結論：

- 1) 表示存在或引介的‘有’，應該是所有‘有’字的基本意義與用法。處所詞與表示空間或時間座標定點的時間詞，常出現於‘有’字的前面；而充當「新信息」(new information) 或「信息焦點」(information focus) 的無定客體名詞，則出現於‘有’字的後面，來表達所存在或引介的客體。<sup>31</sup>

(44) a. 桌仔頂有一張(汝兮)批。<sup>32</sup>

〈+處所〉 〈-有定〉

b. 頭拄仔有一通汝兮電話。

〈+時間〉 〈-有定〉

- 2) 表示屬有或領屬的‘有’，是從表示存在的‘有’把處所名詞、時間名詞擴張到「屬人名詞」(human noun) 所得的擴張意義與用法。因此，屬人名詞後面常可以帶上表示處所的‘這’。

<sup>30</sup> 他們指出：表示存在貌的‘有’字，在華語裡需要用動貌標誌‘了’，但是並未說明爲什麼否定句的存在貌仍然要用‘(沒)有’，而唯獨在肯定句裡則更進一步要虛化爲‘了’。

<sup>31</sup> 這種句式在傳統的語法裡叫做「存現句」，而在歐美語法裡則常叫做「引介句」(presentative / presentational sentence)。

<sup>32</sup> 含有時間詞的引介句似乎是從含有處所詞的引介句擴張而來的。因此，含有處所詞與無定客體名詞組的「‘有’字句」，可以有與此相對應的含有處所詞與有定客體名詞組的「‘在’字句」(例如，‘汝的(一張)批在桌仔頂’)；而含有時間詞與無定客體名詞組的‘有’字句，則沒有與此相對應的‘在’字句。

(45) a. 我 (遮) 有 一張(汝兮)批。

〈+屬人〉      〈-有定〉

b. 我 (遮) 有 一百箍。

〈+屬人〉      〈-有定〉

而且，無定客體名詞組也逐漸擴及有定客體名詞組。

(46) a. 我 (遮) 有 (彼張) 伊寫予汝兮批。

〈+屬人〉                      〈+有定〉

b. 我 (遮) 有 伊借予我兮一百箍。

〈+屬人〉                      〈+有定〉

表示屬有或領屬的‘有’字後面的名詞組，也可以從具體名詞擴張到抽象名詞，並因而轉類成可受程度副詞修飾的形容詞，如(47)所示：

(47) a. 伊這個儂 [AP 上有意思]。

〈+抽象〉

b. 汝講兮話 [AP 真有道理]。

〈+抽象〉

3) 所謂表示存在貌或完成貌的‘有’，其實是表示存在的‘有’把後面的客體名詞組擴張到以「活動動詞」(activity verb)或「動態動詞」(actional verb)做為主要語的動詞組 (VP)，而‘有’字在整個動詞組裡面則擔任「動貌動詞」(aspectual verb)來使用。<sup>33</sup>

(48) a. 我 [VP 有 [VP 看 (過) 彼本冊]]。

〈+屬人〉      〈+動態〉

b. 伊 [VP 有 [VP 讀 (著) 這張批]] [VP 無]?

〈+屬人〉      〈+動態〉

c. 汝 [VP 有 [VP 共伊講汝會去]] [VP 無]?

〈+屬人〉                      〈+動態〉

另一方面，所謂表示強調的‘有’，是‘有’後面的動詞組不包含動態動詞，而包

<sup>33</sup> 華語裡與福佬語的完成貌動詞‘有’相對應的完成貌標誌‘了’，係由動詞‘了’（如‘了了一件心事’、‘不了了之’）虛化為動相標誌的‘了’（如‘忘不了’、‘記不了’、‘受不了’），再更進一步虛化為動貌標誌（如‘看了書了’）。又，福佬語的動貌動詞，除了‘有’以外，還有‘在’，而且其語義也從表示存在的‘在’擴張到表示持續的動貌動詞。

含「靜態動詞」(stative verb) 或可受程度副詞修飾的形容詞。

(49) a. 李小姐 [VP 有 [AP (夠) 古錐]]。

〈+屬人〉                      〈-動態〉

b. 陳先生 [VP 敢有 [AP (比我較) 緣投]]。

〈+屬人〉                      〈-動態〉

4) 表示存在的‘有’後面的動詞，也可以擴張到動相標誌的‘著、煞、了’等，來表示這些動相意義已經實現或達成。

(50) a. 彼个儂<sub>i</sub> 我 [VP 找 有/無 著 t<sub>i</sub>]。

〈+動相〉

b. 這本冊<sub>i</sub> 汝 [VP 看 有/無 (有<sup>34</sup>) t<sub>i</sub>]。

〈+動相〉

c. 遐兮水果<sub>i</sub> [VP 昨日賣 有/無 了 t<sub>i</sub>]。

〈+動相〉

表示存在的‘有’後面的補語成分，更可以擴張到數量詞、期間補語、回數補語、情狀補語，來表示這些數量、期間、回數的確實存在。

(51) a. 這尾魚 [VP 敢 有/無 十斤(重)]?

〈+數量詞〉

b. 我 [VP 一日睏 有/無 五點鐘]。

〈+期間〉

c. 阮 [VP 一禮拜見 有/無 五擺(面)]。

〈+回數〉

d. 這領衫 [VP 洗 有/無 清氣]。

〈+情狀〉

e. 這項代誌 [S/IP 我想 有/無 清楚]。

5) 表示存在的‘有’後面的補語成分，甚至可以擴張到子句(IP/S)，因而形成類似「控制結構」(control construction; 如(52a)句) 或引介句(如(52b)句)的句式。有趣的是，在這些句式裡表示存在的‘有’，要求子句主語是無定的，一如出現於存在句裡的存在及物動詞的‘有’之要求客體名詞組是無定的。

<sup>34</sup> 參腳註 28。

(52) a. 我有 [S/IP 一個小弟 在美國咧教冊]。

〈-有定〉

b. 有 [S/IP 一個儂 對頭前來] 矣。

〈-有定〉

以上五種用法，都可以說是從表示存在的‘有’，把出現於‘有’字後面的補語成分，從無定的具體名詞組，逐步擴張到有定的具體名詞組、動態動詞組、靜態動詞（包括形容詞）組、抽象名詞組、動相標誌、數量詞、期間詞、回數詞、情狀詞、子句；而且，‘有’字前面的處所詞，也逐步擴張到屬人名詞、事物名詞等。因此，‘有’字的存在意義，也逐漸調整而擴張為領屬、完成、實現、引介等意思，而所謂‘有’字的虛化，則似乎指的是這種從‘有’字的基本義到擴張義的演變過程。

## 5. 結語

以上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只討論了否定詞、正反問句、‘有’字的意義與用法等三個主題，其他如蕭（1994）與湯（1995）有關福佬語連詞‘及、抑(是)、(猶)閣……(猶)閣……、那……那……’的意義與用法的討論、連（2004）有關‘放’的多重功能的討論、林（2002）有關複合詞結構的討論、湯（1990, 1991）有關華語與福佬語動詞組補語與結果補語的比較分析、Tang（1996）有關華語與福佬語形容詞重疊的比較分析、湯與湯（1997）、湯（2004, 2005）有關華語與福佬語動後成分的比較分析、以及鄭（1997a-d）一系列華語與福佬語的論述等等，都應該討論而無法討論，只好留待以後的機會。

不過，從與前面三個主題有關論文的評介中，可以看出：福佬語法的研究只是剛剛起步而已，還沒有達到令人滿意或自傲的地步，無論是研究的量與質都急待提升。在紀念台灣語言學一百周年的今天，我們固然慶幸本土語言的研究終於獲得了與華語研究平起平坐的機會，但是絕不能以目前的研究成績而自滿，而要向華語的研究成果急起直追，真正提升到平起平坐的水平。例如，研究分析的深度與廣度應該進一步加深並推寬，因為這是所有研究學門所必須努力達成的目標。又如，本土語言的研究絕不能停留於同一個時空點，而必須向國外語言學理論挑戰，甚至揚棄以求成長與發展，否則本土語言的研究必然會失去其動力與潛能。再如，本土語言的理論研究、語言分析與語言教學是一體的三面，必須三管齊下地相輔相行。

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語言現象與語言事實的重要性。語言理論的建構與語言分析的鑽研，其目的無他，就是要觀察語言事實、分析語言現象、探求語言規律，努力尋找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條理化」(generalization)，然後才有可能把這些條理化的結果應用到實際的語言教學上面去。語言是窺探人類心靈的窗口，而語言學是任重而道遠的行腳。我們大家確實努力走了一段路，但是前面的路途仍很遙遠，只有努力不懈地走下去。

### 引用文獻

- Huang, C. T. 1991. Modularity and Chinese A-not-A question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Yuki Kuroda*, ed. by C. Georgopoulos and R. Ishihara, 305-332.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Li, Paul J. K. 1971. Two negative markers in Taiwanese. *BIHP*, XLIII: 201-220.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Shuang-fu. 1974. Reduction in Taiwanese A-not-A Ques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1: 37-78.
- \_\_\_\_\_. 1975. *The Grammar of Disjunctive Question*. Taipei: Taiwan Students Books.
- Lyons, John. 1967. A Note on Possessive, Existential and Locative Sentences.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3: 390-396.
- Saillard, C. 1992. *Negation in Taiwanes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spects*. MA thesis of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Tang, Ting-chi. 1991.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in Chine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darin and Southern Min.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May 3-5, Cornell University. Also Tang 1999b: 95-134.
- \_\_\_\_\_. 1996. On reduplication of adjectives in Chine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darin and Southern Min.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May 17-19,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lso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26. 1/2: 325-339, and Ting-chi Tang

2000: 241-257.

\_\_\_\_\_. 1999a. On the kam-question in Southern Min.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lev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June 18-20, Harvard University. Also published in Tang 2000: 221-237.

Teng, S. H. 1992. Diversification & unification of negatives in Taiwanese.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 609-62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Zhu, De-xi. 1990.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dialect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patterns: V-Neg-VO and VO-Neg-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 2: 208-230.

王本瑛、連金發. 1995.〈臺灣閩南語中的反覆問句〉，《台灣閩南語論文集》，47-70。台北：文鶴出版社。

朱德熙. 1985.〈漢語方言裡的兩個反復問句〉，《中國語文》184: 10-20。

余靄芹. 1988.〈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 23-41。

林香薇. 2002.〈論閩南語複合詞的結構關係〉，第四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

黃正德 (Huang, C. T.). 1988.〈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中國語文》204: 247-264.

連金發. 2004.〈臺灣閩南語‘放’的多重功能:探索語意和形式的關係〉，《漢學研究》22: 391-418。

曹逢甫、鄭縈. 1995.〈談閩南語‘有’的五種用法及其間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11: 155-168。

郭進魁. 1992.〈漢語正反問句的結構和句法運作〉，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湯廷池 (Tang, Ting-chi). 1984.〈國語疑問句研究續論〉，《師大學報》29: 381-435。收錄於湯廷池著 (1988)《漢語詞法句法論集》，313-399。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_\_\_\_\_. 1986.〈關於漢語的詞序類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收錄於湯廷池著 (1988)《漢語詞法句法論集》，449-537。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_\_\_\_\_. 1990.〈漢語動詞組補語的句法結構與語意功能：北平話與閩南語的比較分析〉。收錄於湯廷池著 (1999b)：1-93。

\_\_\_\_\_. 1993.〈閩南語否定詞的語意內涵與句法表現〉，《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3.2: 224-243，收錄於湯廷池著 (1999b)：119-166。

- \_\_\_\_\_. 1995. 〈閩南語連詞‘及、抑(是)、(猶) 閣……(猶) 閣……、那……那……’的意義與用法〉，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台北：臺灣大學。收錄於湯廷池著（1999b）：229-267。
- \_\_\_\_\_. 1997. 〈閩南語的是非問句與正反問句〉，台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新竹：新竹教育大學。文另刊於《漢學研究》(1998) 16. 2: 173-195，並收錄於湯廷池著（2000）：181-197。
- \_\_\_\_\_. 1999b. 《閩南語語法研究試論》。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 \_\_\_\_\_. 2000. 《漢語語法論集》。台北：金字塔出版社。
- \_\_\_\_\_. 2004. 〈漢語的動後成分：結構與功能〉，《華語文教學研究》1. 1: 137-158。
- \_\_\_\_\_. 2005. 〈河洛語的動後成分：結構與功能〉，《臺灣語言教學與語文教育》6: 1-21。
- \_\_\_\_\_. 2006. 〈漢語裡‘有’字的意義與用法〉（手稿）。
- 湯廷池、湯志真. 1997. 〈閩南語的「動貌詞」與「動相詞」〉，《橋本萬太郎紀念中國語學論集》，283-320，收錄於湯廷池著（2000）：201-220。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鄭良偉. 1997a. 《臺語的語音與詞法》。台北：遠流出版社。
- \_\_\_\_\_. 1997b. 《臺、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台北：遠流出版社。
- \_\_\_\_\_. 1997c. 《臺、華語的時空、疑問與否定》。台北：遠流出版社。
- \_\_\_\_\_. 1997d. 《臺、華語的代詞、焦點與範圍》。台北：遠流出版社。
- 蕭素英. 1994. 〈閩南語的並列結構〉，《閩南語研討會論文集》24: 1-14。新竹：清華大學。

---

張淑敏

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smchang@ms3.ntcu.edu.tw

## **A Study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for the Grammar of Taiwanese Languages: Southern-Min Dialects**

Ting-Chi TANG, Shu-Min CHANG, Yuan-Ping LIAO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chung University, Yuan Ze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s a review of the past thirty years of literature on Southern Min grammar with a focus on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negatives, yes/no questions, V-not-V questions, and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ū* 'have' constructions. Results include a critique of grammatical analys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influential arguments and conclusions.

Key words: Southern Min dialects, negative words, yes-no questions, V-not-V questions, *ū* 'have' constructions